

自第三集第二十五期
至第三集第卅六期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
(三)

文海出版社印行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週刊

切韻專號

第三集 第二十五^{五六七}期合刊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日

目 錄

陸法言傳畧	丁 山
切韻序校釋	羅常培
切韻探賾	羅常培
唐寫本切韻殘卷跋	丁 山
唐寫本切韻殘卷續跋	丁 山
切韻考外篇初印本的異文	容肇祖
切韻舊殘	馬太玄
切韻逸文考	丁 山
切韻年表	董作賓
切韻非吳音說	丁 山
上下平說	陳 鈍
編輯版語	

圖書館週刊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本館現況述畧.....	杜定友
文件分類法.....	施力兒
清代著述攷——刁包，陳貞慧，陳確，黃淳耀，傅山.....	顧頤剛 馬太玄
唐碑提要(續).....	黃仲琴
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概況(續).....	金敏甫
一九二七年之參考書(續).....	黎沛霖
中文新書目錄——第五期	
西文新書目錄——第五期	
本館消息	
寄贈圖書志謝	

教育研究第三期目錄

建設中國新教育行政制度討論.....	邱 椿 莊澤宣
美國辦理職業教育的原則及途徑.....	鍾自新
小學國語教科書的分析(二).....	戴先啓
廣州平民讀物研究(二).....	梁偉琮
兒歌集(一).....	編輯部

編輯處：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及教育學系

民俗學會新出版之叢書四種

書 名	著 者	定 價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冊.....	顧 頤 剛.....	三角
台灣情歌集.....	謝 雲 聲.....	三角
蘇夢的婚喪.....	顧 頤 剛 劉 萬 章.....	三角
狼狽情歌.....	劉 乾 初 鍾 敬 文.....	二角

訂 購 處：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出 版 部

切韻年表

董作賓

周靜帝大象二年(公歷五八〇)庚子

楊堅自爲大丞相。

盧思道爲武陽太守時年四十九。

隋文帝開皇元年(公歷五八一)辛丑

楊堅受周禪，是爲隋文帝。

盧思道以母老辭武陽太守。

杜臺卿被徵入朝拜著作郎。

開皇二年(公歷五八二)壬寅

劉臻，顏之推，盧思道，魏彥淵，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燕集陸爽家論韻，議定後，命法言卽燭下撮記其綱要。

劉臻時進位儀同三司，太子勇引爲學士，年五十六。(?)

顏之推時年五十四(?)太子召爲文學。

盧思道時罷官在京師，年五十一。

魏彥淵時爲著作郎。

李若時爲散騎常侍。

蕭該時爲國子博士，奉詔與何妥正定經史，年約五十(?)。

辛德源時在京師。

薛道衡時在京師年四十六。(?)

(陸爽時爲太子洗馬，年四十五歲。)

法言時年約二十左右。

陽休之卒，年七十四。

開皇三年(公歷五八三)癸卯

盧思道卒，年五十二。

開皇五年(公歷五八五)乙巳。

(九月，兼散騎常侍李若使于陳。)

開皇十一年(公歷五九一)辛亥

陸爽卒年五十三。

開皇十二年(公歷五九二)壬子

顏之推卒於此年以後，二十年(公歷六〇〇)以前，年六十餘。

開皇十八年(公歷五九八)戊午

劉臻卒，年七十二。

開皇二十年(公歷六〇〇)庚申

太子勇廢。

陸法言除名歸里。修集切韻。

仁壽元年(公歷六〇一)辛酉

切韻書成。

仁壽二年(公歷六〇二)壬戌

(十二月蜀王秀廢爲庶人。辛德源當卒於是年以前。)

煬帝大業五年(公歷六〇九)己巳

(薛道衡被殺)

編輯這本切韻專號的動機。是去年十一月間丁山彥棠和我一夕飯後閒談。引起的。高興來。馬上開列題目。分頭擔任。後來因爲課忙中輟，終於「有錄無書」！寒假中丁山和我打算勉強償了這箇心願，可惜彥棠已然離開廣東，未免有點兒吃力！彥棠在粵時，曾經寫好了一篇唐寫本切韻殘卷跋尾定殘卷第三種就是郭知玄的本子。但旋里時，匆匆忘記放下。我年前雖然去信索寄，恐怕也來不及在本期發表。這篇年表是他丟在這裏的未定草。彥棠作學問。向來很注重「知人論世」的；他曾經有編輯歷代名人生卒年表的計畫。這篇年表，是他丟在這裏的未定草；在他雖是不經意的作品。可是頗便於研究切韻時代的參考，所以我沒有得他同意，竟自把他發表；這是請彥棠原諒我，並請讀者原諒彥棠的地方。表中有幾個人的年歲，彥棠和我推算的結果不同，姑仍其舊，而增以疑符(?)；至於我所妄補的幾條，則別加括弧以別之。

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即丁卯歲除，萃田識於廣州東山寓次。

切韻非吳音說

丁 山

世之論切韻者有二說：一則以其便於行文，奉爲科律；一則以其吳音乖謬，不足爲訓；實俱非也。自孫炎創反語，啓音韻學之蒙，李登作聲類，植音韻學之初基；其後呂忱師其法而作韻集，書以韻名，其非討論宮商樂音可知，下逮於梁，周彥倫有四聲切韻，沈約有四聲，四聲之名乃立。實則四聲之分，李登已發其凡，不自沈氏始也。沈氏既沒，夏侯詠四聲韻畧，陽休之韻畧，杜臺卿韻畧，周恩言音韻，李季節音譜，乘時勃興，各以方音爲書，陸君法言有憂之，乃與劉臻等討論，謀所以折衷羣論，歸於一當，苞萃當代語言於一編；故曰『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是陸君切韻，正不滿前人之泥守方音，而欲總其成也。攷同時論韻之人；劉臻家沛，顏之推家臨沂，盧思道家范陽，李若家頓丘，蕭該家蘭陵，辛德源家狄道，薛東衡家河東，陸法言家臨漳，（具詳隋書本傳），人非一地，言語自不相侔；所論之音，自難偏于一隅，囿于一曲，乃李涪刊誤，一則曰『吳音乖誤』，再則曰『吳民之言，如病瘡風而嘖，每啓其口，則語戾喁喁；隨筆作聲，下筆竟不自悟』，而疑其怪，其故何也？按唐書宰相世系，涪本李福之子，北夢瑣言『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有宅，……』條自注云：『隴西事得於李載仁大夫』，又云：『隴西李常侍福相之子，……』涪乃秦人也，秦僻處西北，去吳楚二千餘里，去燕趙亦千有餘里，去梁益亦相隔數百里，陸君欲彙吳楚燕趙秦隴梁益之音于一編，李氏則執一偏之音以責陸，以故扞格而不相入。瑣言又謂『李涪以開元初及第，亦爲小文，好著述』，然後知涪之用心，固不在匡切韻之謬，益欲憑一時意氣，強詞奪理，以自誇博學多能也。孫光憲不達其旨，和而倡之，同然一辭，而亦指切韻爲吳音，不亦謬乎？故蘇轍演義痛爲之說曰：『陸法言著切韻，時俗不曉其韻之清濁，皆以陸言爲吳人，而爲吳音也。……且唐韻序云：（見前）此蓋研究正聲，削去紕繆也，豈獨取方言鄉音而已哉？……蓋陸氏本江南之大姓，時人皆以法言爲士衡士龍之族，此大誤也』。法言本代北人，以洛陽爲望，以見畧傳所述，按諸陸爽家臨漳，以洛陽爲望，是法言生于洛陽矣；法言之父爽，既爲隋中舍人，法言當隨侍在側，是法言長于洛陽矣。其生其長

，皆在洛陽，則其語正得「天地之中氣，東都之正音」，李涪不攷其族氏源流，而隨俗趨時，指爲機雲之裔，訾切韻爲吳音，可謂舍本齊末者矣。就李氏言「恨怨之恨，則在去聲；很戾之很，則在上聲」云云，是所謂清濁之辨也。三十六字母，有有清而無濁者，有有濁而無清者。無清之上，輕讀之卽似去，無濁之去，重讀之卽近上，恨之與很，辨之與弁，舅之與舊，皓之與號……………，均此之理，李氏不知清濁輕重之分，復執秦隴之言，以譏陸君，其謬甚矣。

三年前，我在北京得了王國維摹印的唐寫本切韻，就想依據那本摹本，從新整理，做一部切韻原本考；所以對於有關切韻的一切材料，見了就鈔，鈔了就分類收藏起來，以備將來之用。日積月累，所得的材料多了，我便開始整理，差不多經了兩個月的工夫，把切韻殘卷第二種完全校定了，忽然劉半農先生自巴黎歸，云在法鈔得了一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和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唐寫本比較，很是不同，並云，卽將付印，供人研究；我于是乎欣然把我的工作停止了以待劉本出世後再繼續做下去。一年，兩年，三年，劉先生所編的燉煌掇瑣卷下，老是不出版；我的切韻原本考材料，和已成的稿件，也只好藏諸行篋，待時而動了。這篇切韻非吳音，就是原本考彙錄的一部分，都是三年前作的；現在莘田兄的囑咐，勉將不成片段的東西，加上題目，就在這裏發表。

這篇文章，我自己看也覺得無聊，不過我還要問爲什麼現在的洛陽音與切韻大相逕庭呢？最明顯的就是切韻裏附M收聲的字，現在洛陽人都讀爲N或NG的收聲。這樣淺薄的疑問，我相信凡是讀了我這篇文章，一定也會懷疑的。現在我再自己補充幾句：一，法言切韻不是以洛陽音爲主，或者隋時的洛陽音本來就沒有M收聲；二，倘是切韻大部分是採取當時的京音，當時以M收聲的字，現在所以消滅者，大概因爲唐末之亂，人民多轉徙別地；卽不轉徙者，後來受了金元兩朝外族語音的影響，逐漸的把M的收聲，變爲N或NG了。在這兩個理由中，我覺得以後說爲較近。我們且想一想閩粵一帶，曾未受過金元直接的蹂躪和同化，現在的語音還是保存着M的收聲，很可以證明洛陽音的M收聲，被金元外族的語言所消滅。如謂不然，請待當代語言學家。

上下平說

陳 鈍

古無所謂四聲也，其播諸管絃，形諸誦歎者，宮商角徵羽五音而已。漢魏而下，古樂廢弛，五音漸乖，沈隱侯師心目用，荆說四聲，學者便之，而遂大盛。陸法言承汪盛之餘，纂輯切韻，故其書不能脫四聲之窠臼，依聲分編，四卷足矣。而其自序曰：「定之爲切韻五卷」，何也？以予度之，平聲字數，倍于上去，褒爲一帙，頗嫌笨重，不得不分之爲二，以同于上去各編之卷軸。何以知其然也？觀長孫納言箋註本之韻目，前「切韻第一」下注云：「平聲上二十六韻」，又觀孫愐切韻本（卽王氏所云長孫本節本）「切韻卷第二」下云：「平聲下二十八韻」等，知陸氏源書，平聲共有五十四韻，五十四韻中之數，爲「先」「仙」二韻，「先」「仙」二韻，音本相近，如以平聲上平聲下各二十七分之，則「先」「仙」韻近之意，不可得而見，故改從近于適中之數而分之，此理之易明者也。又「平聲上，平聲下」云云，「上」「下」二字，不冠平聲之上者，不過表示一卷之分，猶之說文十五卷，分而爲三十，不得不云卷一上卷一下耳。後之學者，不達斯旨，省去聲字，竟成「平上」「平下」，平上之倍，恐又淆於平上去入，遂將平上平下，顛倒名之，此「上平」「下平」之目所由來也。

編輯贅語

心 恬

這本乾枯而單調的切韻專號，居然和讀者們相見了。現在利用「最後一頁」把編輯這本小冊子的緣起，經過和旨趣，向讀者們談談。

去年十一月一天晚上，彥棠，丁山和我，偶爾討論到切韻的本子問題。當時三個人各抒所見，互有商訂；雖未敢妄擬蕭顏諸君的「燭下之談」，却因此頗引起探索的興趣來。於是分認研究題目，並向幾位同志徵文：這便是編輯這本專號的動機。

未幾，彥棠因母病回南陽，隨後羊城又遭了三日赤劫，在粵同人紛紛離去，我們當驚魂甫定的時候，那裏還有閒情逸致去作這種增添苦悶的工夫？不過，寒假中，紹孟去滬，顏剛不願週刊停頓，乃商諸留粵同人分任編輯之責，我和丁山每人應擔任兩期。那時徵集現成的稿子既然不甚容易，又不願意隨便談些自己夙養未深的外行話，不得已，舊事重提，打算用兩期的篇幅編一本切韻專號，其餘的兩期，另外編一本方言專號。

這個意思決定，於是按着考訂版本和辨析聲音兩項標準，分頭來作文章，預計半個月內可以完卷。那知開始之後，「下筆不能自休」，篇幅竟至溢出預定的兩倍以上，整個的寒假都消磨在這裏頭，編輯方言專號的時間也被牠佔去。當獻歲發春的時候，爆竹聲裏最容易撩動鄉思，幸而我們從事於這種岑寂之極的工作，反倒不自覺其岑寂了！

這本專號的篇幅既然比預定的加多兩倍，當然不能不延期出版；並且在幾篇文章裏有許多古怪的文字和音標，累得印刷工友手忙腳亂，校對先生頭昏眼花，從二月一直印到現在，歷時將近四月，結果還不免把Karlgran的一張切韻發音表，因為新刻的字比符錄還難辨認，終於割愛！至於全部裏邊有什麼出乎意表的錯誤，還要請讀者們原諒，我們因為時間太忙未暇親自校對！這不能怪廣州印刷業的幼稚，誰叫我們無端出這種煞風景的專號呢！

然而我們究竟為什麼這樣自尋苦惱，並且殃及手民？這倒不得不聲明一下：本來在今日的中國，和社會人生隔絕起來專門研究音韻，這不單使舊雨的朋友詆為「低能」，就是我們自己近來也有點兒懺悔了！但是學問的價值是很難估定的：學問是

否都須致用？怎樣才算有用之學？這都是很難答的問題。如果專從「爲學問而學問」的觀點看，一切學問本難有所軒輊，興趣和志願不同的朋友們絕不應「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所以就音韻學來論音韻學，我們自己覺得編輯這本專號也有幾點必要：

第一。清代小學家畢生勤劬地探討周秦古音，他們的工力不可謂不深，貢獻不能算不大，然而從現在看來，總不免有多少可議的地方。因為隋唐聲韻的真象沒有明瞭，現代方音的系統沒有清楚，祇是抱着「毛詩音通，古韻半功；楚詞上口，韻學十九」的態度，忽畧時間空間的差異妄想擬定畫一的古韻部居，不用說別的，但看現代各地歌謠裏那種「韻緩不煩改字」的情形，便可斷定這種結果是靠不住的。所以我們要想考明周秦古韻，與其步趨前人的舊路，枉費許多工夫，勿寧先澈底弄清切韻的聲韻系統，然後參証現代方音一步步推溯上去，比較可以得到逼近真實的結論。

第二。自唐寫本切韻殘卷發見以後，像陳蘭甫切韻考一類的著作，已然減輕了許多價值。但是我們並不可由現在的立場來輕議前人，祇當自己覺悟利用新得材料的必要。王靜安先生所以能把唐代韻書的系統考訂得條理秩如，凌勝戴東原的聲韻考，不過因爲他幸見唐韻和切韻兩種殘卷，佔着便宜罷了。所以利用新得的材料去補訂前人的缺點，正是我們後人應該作的事情。

第三。現在已經發見的三種切韻殘卷，不完全是陸詵的原本，必須把這三種本子和王仁昫的本子彙集起來，鉤稽參證，刊繆補缺，才可以考見陸書的真象。從前丁山本來想作一本切韻古本考，這本專號關於版本的考訂和佚文的搜輯，都是那部書的一部分材料。我們要精密的研究隋音，這實在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基本工夫。

有這三層必要，所以我們毅然貫徹最初的動機仍舊把這本專號編成了。但是我們的旨趣，祇在使同志們知道研究切韻的必要，並不希望大家承認我們對於這種必要的解答；而且我們的作品，多半是倉卒間草成的「急就章」在在不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的遺憾！好在我們曾經聲明：有些文章祇是研究的開始，不是研究的終結。竊因這本專號發表後，引起同志們的注意，那末，我們虛心承受懇摯的批評，正不成於熱烈歡迎同情的響應啊！

一九二八，五，廿二，寫于廣州東山寓次

陸法言傳畧

丁 山

陸法言的身世除了隋書陸爽傳(卷五十八)附載了幾十個字，在正史裡找不出比較詳細的記載；這位韻學大師為什麼魏徵們不替他立傳呢？大概因為他在隋朝官卑職微，够不上垂諸青史。以官職的尊卑而定國史立傳與否，差不多中國的官吏都是犯這樣毛病，不必去責魏徵之於陸法言；獨怪隋唐之際那流學士大夫對於陸法言所著的切韻莫不循規蹈矩謹守勿失的吟誦作賦。而對於陸法言的歷史，絕少道及，難道切韻成書未久，法言抑鬱以死，唐初學者沒有人認識他嗎？我們現在要想知道他的生年，還是要從他父親——陸爽——的傳中推測。茲將隋書陸爽傳具錄如下：

「陸爽字開明，魏都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槩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為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累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祖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匹。」

「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為洗馬，嘗奏高祖曰，「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制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

以法言之敏學，而不能身登要路，幾乎湮沒不傳；只因爲他父親上了左傳的當，說來未免可笑，然就切韻的成功方面想，也未始不是法言的僥倖。倘若陸爽不好多事，法言一定是青雲直上，終老官路，那裡有閒空的工夫讓他整理這部不朽的切韻？

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幾句話推測，大約開皇初年陸爽的年齡不過四十餘歲。據法言切韻自序云：

『昔開皇初，有訥儀同臻，顏外史之推，盧武陽思道，魏著作彥淵，李常侍若，蕭國子該，辛諮議德源，薛史部道衡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

與當時名彥討論音韻的陸法言，其年齡當然不能過小，也不會在三十歲以上；我們從他父親的年齡和他論學的態度上着想，可以知開皇初，他不過二十歲左右。假使開皇元年法言年方二十，則他的生年大約是周武帝保定二年（西曆562）。

法言是什麼地方人呢？從前頗有人懷疑他是武陵（機雲）的後裔，或他是吳郡人，對於他所著的切韻也大罵其『吳音乖舛』的，如唐李涪凡誤云：

『切韻始于後魏，校書令李登撰聲類十卷，梁夏侯詠撰四聲韻畧十二卷，撰集非一，不可具載。至陸法言采諸家纂述，而為己存……然吳音乖舛，不亦甚乎……夫吳民之言，如病瘴風而噤，每啓其口，則語吳嘖嘖，隨筆作聲，下筆竟不自悟，……』

就是認法言為吳人的代表。這樣的懷疑是否可信呢？我們不但從隋書『陸爽魏都臨漳人也』一語可以把李涪的見解推翻，還可以從蘇鷟演義的：

『法言代北人也。世為部落大人，號步陸孤氏，後魏孝文帝改為陸氏。及遷都洛陽，乃下令曰，『從我入洛陽者，皆以河南洛陽為望也。』當北朝，號四姓，穆奚于皆位極三公，比漢朝金張許史兼賀婁尉，謂之八族。後魏征西將軍東平王陸俟生頤歸騏驎皆相繼為黃門侍郎。騏驎生爽隋中舍人，爽生法言正言，正言隋朝承務郎。』

證明法言原籍是代北，他的家世也是中原的名族。又據魏書陸俟傳：

『陸俟代人也，有子十二人，長子馥，多智，有父風。……弟石跋……弟龍成……季弟騏驎。

可知騏驎是陸俟最小的兒子。魏書又謂『騏驎子順宗魏員外郎秘書中散』北史亦謂『桀之成帝末為東莞太守。』我現在根據魏書北史隋書及蘇氏演義為法言的氏族簡表如下：

陸俟	——	騏驎	——	高貴	
				順宗	——桀——爽——
					法言
					正言

可見隋書謂法言的祖父榮之只做過齊霍州刺史，未必可靠，即謂法言是魏郡臨漳人，還未能追求本原。至于法言的名字，據王國維書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唐寫本切韻後：

『陸法言切韻五卷，隋書及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未著錄；惟新舊志並有陸慈切韻五卷，日本源順倭名類聚鈔引陸詞切韻五十四條，又日本僧瑞信淨土三部經音義引十六條，頗見此三種中，而未之見者亦半；蓋源順瑞信所據或後人增注之本，此三種亦或節刪，不得謂非一書。集韻二冬苓字注引陸詞曰，『苕苓，冬生』此冬韻有苓字，註云『艸名』而庶『苕苓冬生』四字，蓋集韻所據，亦增註本。日本符谷望之倭名鈔箋謂『陸詞卽法言』按詞與法言名字相應，又以唐寫本殘韻與彼土所引陸詞切韻校之，半相符合，則符谷之言殆信。兩唐志之陸慈，亦卽陸詞，隋唐間人，多以字行，故字著而名隱耳』。（觀堂集林八）。按陸詞切韻不止見於集韻倭名鈔及淨土音義，金人韓道昭作五音集韻，他也時常引陸詞切韻的話，至清初毛奇齡也說陸詞就是陸法言；請看他的古今通韻敘例云：

『至隋開皇間，有陸詞者，實始作切韻五卷；雖其名與周彥倫同，而實多創始。……唐李涪刊誤，中有論及切韻者則盛訾切韻所分上去之謬，及東冬中終分則聲律之誤；是四聲所分，雖不始于詞，而四聲所分隸之字如今韻者，則皆詞之所爲。……』

據毛氏自己說他所以知道詞卽法言者，完全從五音集韻悟來。我想法言切韻原本或者是題『陸詞撰』，作集韻者曾見過原本，後來金人內犯，即將切韻原本搶去；所以韓道昭也得看見，而題名與集韻相同。然則法言名詞，也可從切韻傳本上證明了。

又從隋書『釋褐承奉郎』句看，大約法言初入宦路的時候是三十二歲（西曆五七四）。再過七年他是三十九歲，也便是開皇二十年，這年

『冬，十月，乙丑，皇太子勇及諸子並廢爲庶人，……十一月，戊子，以晉王廣爲皇太子。（隋書高祖紀下）』。

大概法言除名就在此時。除名之後，即將二十年與劉臻等討論音韻的筆記，參考『諸家音韻；古今字書，定之爲切韻五卷（自序說）』，以救正言等，過他抑鬱的生活。他在自序裡有幾句話說得最沈痛了！

『今返初服，私訓諸弟，凡有文藻，卽須聲韻。屏居山野，交游阻絕，疑

感之所，質問無從；亡者則生死路殊，空懷可作之歎；存者則貴賤隔，以報絕交之旨。……」

至今追昔，任何達觀人讀了這段文章總要爲他灑幾點同情之淚罷。法言的下場如此，所以他所著的切韻也是「寧敢施行人世，直欲不出戶庭」；這更令人不能不想到高祖的專制，帝王的毒焰。

我們再從「屏居山野，交游阻絕」推想，大約法言四十歲以後，便退守林泉，與世隔絕了，然而他的切韻則風行後世，不與其人同廢，這是爲的什麼？現在可以將他的學術淵源略爲敘一敘。

法言的父親——陸爽——被徵，「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很可以看出他父親的博學。法言受了他「博學有口辯」的父親教育，除非蠢如鹿豕，總不致不學無術，何況法言的「敏學有家風」呢；所以他在二十歲左右就能够和一時名彥討論聲韻。他能够和一時名彥討論聲韻，也可以想見他的學術思想一定受過劉臻顏之推盧思道薛道衡……等的指導或糾正；可見他的學問是多源的。現在他除了切韻之外，沒有片紙隻字流傳人間者，這或者因爲除名之後，韜光養晦，不敢以詩賦示人，以免咎戾罷了。

法言著切韻的動機和經過在他自序裡說得很詳細，而其要點，則惟

「法言卽燭下握筆，晷記綱紀；後博問英辯，殆得精華。於是更涉餘學，兼從薄宦，十數年間，不遑修集，……」

從這幾句話看：一可以知道切韻的體例是當時一班人商訂的，二可以知道他先有了切韻的間架在胸，還經過了十幾年長時間的「博問英辯」才能寫成定本，可見切韻經過了幾許商訂和修改，無怪乎切韻一出，而李登聲類、呂靜韻集、李徹音譜、周砥音韻、周彥倫四聲切韻、沈約四聲夏侯詠韻畧以及陽休之杜臺卿……一流的韻書漸漸廢了；因爲他的能够取人之長，補我之短而集隋以前韻書的大成，切韻的精義在此，切韻的關鍵點也在此。顏之推家訓的音辭篇云：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以來，固常然矣。……至於魏世音韻紛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其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權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餘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銳鈍，得其質直，其餘多古語，……」

大概李登以後的韻書都是以方音爲主，離鄉百里，其音即多不合，法言能萃各地方音于一編，使天下人讀之即可以知道各地的語音不同，這是切韻的特點；但在方言學上講起來，欲拿某一地的聲音來齊一天下人的口，事實上不但做不到，而且有許多困難；因爲中國文字是意符不是音標，以意符爲音標，意符的讀音各地不同，則所標的音等於沒有。法言想拿各地不同讀音的意符字以標各地不同的語音，結果，絕不能符合當時的各地的方言；所以『屬文之士，共苦其苛』（封氏聞見記語）李涪又罵其『吳音乖舛』；這樣缺點我們不能爲切韻諱，也不必爲法言辯護。然而法言對於聲韻『剖析毫厘，分別黍累』，這種審音的精神，分部的謹嚴，在中國聲韻學史上，無論如何，不會因他無辜除名而埋沒的，也不會因爲他老死山野而損其聲韻學家的大名，法言有知，亦足自解了。

1927，12，22，東山。